中途隕落的崑旦白玉田

陳均

文史叢譚

在韓世昌於北京走紅後，另一位昆旦白玉田也來到北京，比韓世昌扮相更靚、嗓子更好，與韓世昌並稱「一時瑜亮」。

白玉田出身昆弋世家，祖父白老合、伯父白永寬都曾在醇王府唱戲，後又回鄉組班演唱。父親白建橋工花旦、小生，擅演《思凡》、《水漫》等劇，有「京南花旦第一人」之稱。據說他的《思凡》下場「碎步如飛」，身段火爆利落。與韓世昌合演《琴挑》，也是佳配。白玉田因皮膚白皙、眉清目秀、扮相水靈，被觀眾稱作「白大姑娘」。在鄉間演戲時，常有痴迷觀眾跟隨戲班，一村一村的看他的戲。有諺曰「看了白玉田，吃飯也香甜」。

榮慶社入北京站住腳跟，韓世昌成爲名伶。接着，寶山合班聽聞此事，也到北京演戲。兩班爭勝，自是精彩紛呈。寶山合班有白玉田、白建橋、侯玉山諸伶，也頗受歡迎。但是半年後，白玉田等人轉入榮慶社，寶山合班元氣大傷，退回鄉間，榮慶社卻因集聚了衆多好角，實力大增。後來，白玉田與韓世昌掛雙頭牌，兩人合作《藏舟》、《刺梁》等戲，但也常有爭壓軸、大軸之事。

一九一九年，白玉田與郝振基一起到上海演出，郝振基演《安天會》，掛頭牌。白玉田演《鬧學》、《水漫》諸劇，掛二牌，與周信芳等皮黃名角皆有交往。彼時白玉田的堂弟白雲生中學畢業，給白玉田當跟包，見白玉田拿八百大洋，而自己僅拿二圓大洋，心生羨慕，返京後也開始學戲，後亦成爲昆弋名伶。

河北東鹿縣商會會長王祥齋到北京看到榮慶社的「盛況」，尤其是看過白玉田的戲後，也想組班，成爲一名「昆曲研究家」。於是邀請白玉田挑班，購買戲箱，於一九二〇年組建昆弋祥慶社。但白玉田染上抽大煙的嗜好，演起戲來無精打采，漸漸不上座。王祥齋一氣之下，解散了祥慶社。白玉田遂又參加榮慶社，依舊掛頭牌，但形勢已是今非昔比。有一次，榮慶社到保定演出，因上座不佳，準備邀請韓世昌來與白玉田合演《鬧學》，以兩位著名昆旦合作爲號召。但韓世昌在途中被保定的曹錕戲班仗勢截走，與榮慶社唱起對台戲。據侯玉山回憶，榮慶社貼出韓世昌白玉田合演《鬧學》的海報，曹錕戲班也貼出韓世昌演《鬧學》的海報，雙方均是戲票一賣而光。由於曹錕的權勢，韓世昌只能在曹錕戲班先演。面臨這一緊急局面，白玉田振作精神，冒出勁兒演，引得退票的觀衆紛紛又購票觀看。這也算是白玉田「最後的輝煌」了。之後，白玉田的嗜好越來越深，由大煙到白面到嗎啡，終於再演不了戲。一九三八年，白玉田淪落街頭，同伴們湊錢讓他回家，他走到天津楊柳青時，便一頭栽倒，死於路邊草堆。

書亭醉

擷星的詩人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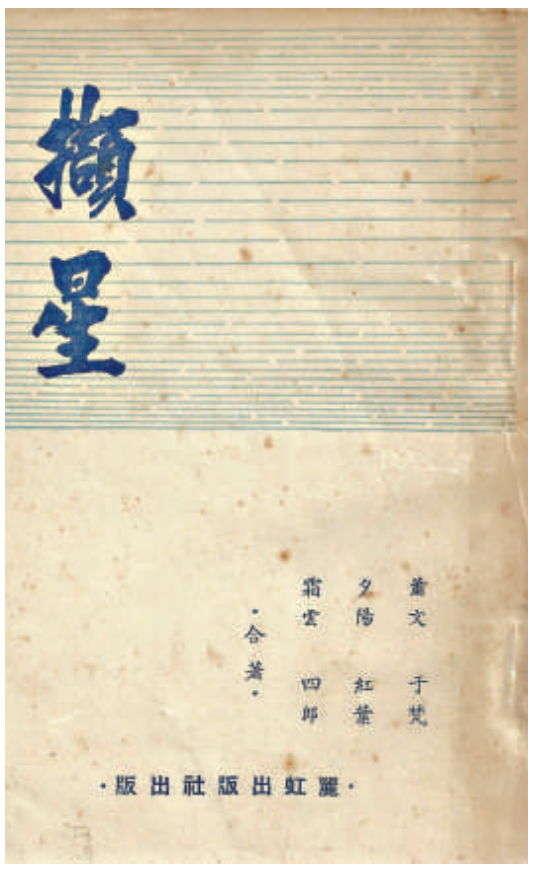
許定銘

近讀香港某著名詩人的回憶錄文章，在談及一九六〇年代的詩人時，有「詩人尚未來自擷星社」之語。我與尚未相交相知超過四十年，從沒有聽過他曾參加過「擷星社」，只知道他一九六〇年代初期，曾與也是詩人的同學徐夜郊（關秉盛）組織過「草木社」，那是個兩人詩社，是那年代文社潮期間趁高興之舉，專爲發表詩作時用的，從沒有起過詩社的實際作用。

其實「擷星新詩社」是另一群詩人在一九五〇年代的組織，他們結社的目的是互相鼓勵創作，並合作出版詩刊及詩集。如今大家見到的《擷星》（香港麗虹出版社，一九六〇）就是蕭文、夕陽、霜雲、于梵、紅葉和四郎六位詩人的合集。

此書爲三十二開本，七十頁收詩創作近四十首。這群愛擷星的詩人們是一九五〇年代，活躍於香港詩壇的年輕人，他們「只問耕耘而不問收穫」，「都有一顆堅定的心，抵受得住來自四方八面的熱雨、冷風的煎熬」，默默地創作，並交出成績。

然而，他們的詩生命很快隨流星而逝，終於把詩意埋在現實的生活裡，後來只有紅葉和夕陽還在香港的文化圈內活動。紅葉一直創作至一九九〇年代，出過《紅葉詩抄》（一九五九）和《紅葉芳菲》（一九九六）等幾本詩集。夕陽則在《夕陽之歌》（一九五八）和《擷星》之後，停止了詩作，轉任報刊的編輯。



域外漫筆

維克「籃球隊」

悠然

「是誰在關照那支籃球隊啊？」在維克辦公室，艾琳娜聲音很高，鄉音很重。珍妮偵查後速報：「是默在做。」大家都會意地笑了。「默」是默罕默德的愛稱，一位優秀的美男子營養師，要照應好維克「籃球隊」，是一件細緻、費神的事。

維克是WIC的音譯，代表婦女、嬰兒和兒童，它的全稱是：婦嬰幼兒特殊營養補充計劃。因爲拗口，簡稱維克，成了經典。又因其營養食品中含大量的牛奶和奶製品，華裔社區給它起了一個雖不完整卻響噹噹的名字：奶票部。維克隸屬美國農業部的食品營養計劃，是一項由聯邦撥款，各州實施，各郡、市轄下的非營利機構具體執行的一項專爲低收入家庭的孕婦、產婦以及五歲以下有營養不良之虞的嬰幼兒提供食品補充、營養教育和哺乳教育的計劃，它與糧食券是兩回事。

維克的歷史可追溯到四十多年前。一九六八年，一群醫生上書美國衛生福利部和農業部，稱很多前來就診的青年婦女，尤其是孕婦的各種疾病多因營養缺乏所致，他們給患者開出可作食品券使用的食品處方，一段時間後，症狀有明顯改善。第二年，白宮召開食品、營養和健康會議，建議對低收入家庭中需要營養的孕婦和學齡前兒童給予特別關注。一九七二年，維克作爲兩年試行計劃在全美範圍正式啓動，兩年後改爲長期計劃並不斷完善。一九七五年聯邦撥款爲八千九百三十萬美元，三十四萬四千人受益。此後，該計劃逐年擴大，從未間斷。到二〇一一年，聯邦撥款達七十一億六千九百萬美元，八千九百六十萬人受益。享受維克福利的家庭，不排除同時享受其他福利如糧食券、醫療補助、住房補助、電話補助等等的可能性。

紐約市五大區衆多的維克辦公室一片繁忙，候客廳常常坐滿了大腹便便的婦女和呱呱待哺的嬰兒，還有滿地亂跑的幼兒，工作人員各司其職在忙碌着，一台專用打印機八小時不停地打印着支票。食品的富足無疑幫助了弱勢群體，不良陋習及惰性卻導致諸多隱患，其一就是體重超標，每遇此況，營養師們就大爲頭痛。

麥琪接待了一個三口之家，三歲的兒子體重二十七公斤，輸入資料時電腦連續發問：「你確定輸入的資料正確嗎？」而坐在一旁的巨無霸級母親，在喋喋不休地抱怨兒子沒有胃口，懷中的嬰兒太輕、太瘦。事後，麥琪苦笑道：「我在備受折磨。」三人「入維」如此，上面所說的五人「入維」的籃球隊級的、甚至更大的維克家庭，要在享盡「免費午餐」的同時，還能健康快樂地生活，非得有一番恆心不可。

當然，任何事都無法讓人人滿意。一位維克家屬來電話，說新生兒的配方奶不夠，要求增加，任憑營養師怎麼耐心教導如何正確餵養，確有不足可自行補充，對方不悅，轉而憤怒：「政府是不是窮瘋了，連孩子都不讓吃飽！」「啪」一聲掛了線。難怪美國納稅人抱怨：政府把窮人都給寵壞了。其實，他們有的並不窮。

告別狹窄和傲慢

眞如

文化經緯

今夏，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人民文學》雜誌原主編李敬澤曾接受傳媒的採訪。當記者問到當今之文學期刊如何才能生存時，李敬澤說，好像是海德格爾說過，歸根到底，人都要死的。這是眞理，但掌握了這個眞理不妨礙大家談戀愛、生孩子，過得活色生香，因爲我們也都知道另一個眞理，人總是要死的，所以更要好好活着。文學也是這樣，你說文學已死或小說已死，這都不算本事，說完了小說已死然後再寫一部小說，這才是本事。

至於文學期刊，它死不死和文學死不死沒什麼必然聯繫。自人類有文學以來，大部分時間沒有文學期刊，李白杜甫也沒看過雜誌。所以，談這個問題不用那麼宏大，只需要就事論事。最近我看到巴菲特正在大肆收購美國的地方性報紙——順便說一句，報紙也經常被宣告將死或已死——我覺得他的看法很有意思，他認爲人們總是會關心左鄰右舍的事情，地方性報紙提供的信息即時在網絡時代也依然有獨特的讀者黏性。

我們現在很容易被一些關於天下大勢的高論所忽悠，反而失去了現實感。就文學期刊來說，中國這麼大，有這方面閱讀興趣和習慣的先生女士有多少？一百萬？極少數吧？很邊緣吧？但你在這一百萬中抓到幾萬就可以生存下去。雜誌本來就是分衆媒體，過去我們的問題是難以準確地抵達讀者，現在，在新媒體條件下，我想我們其實面臨着新的機會。

記者又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文學刊物有「四大名旦」——「《收穫》老成持重，是老旦；《花城》活潑新鮮，是花旦；《十月》文武兼備，是刀馬旦；《當代》正宗，是青衣」。三十年過去，你認爲地位和特點是否有改變？在你心中，比較認可的刊物有哪些？

李敬澤即答，文學期刊不能再老大帝國一樣辦下去。我對文學期刊的生存抱有信心，但這種信心是以變革爲前提的。一本雜誌，一定要和這個時代的生活、文化、人心和趣味保持活躍的對話關係，內地的《文藝風賞》、《天南》、《讀庫》這樣的雜誌都給我們提供了重要啓示。

李自認在《人民文學》幹了快三十年，我太知道我們是怎麼想問題的，關於文學應該是什麼樣的、關於刊物應該是什麼樣的，有太多根深蒂固的定見，狹窄而傲慢，另一方面，面對世界的變化又慌張無措。兩方面加起來，就怨天尤人。我看不出有什麼好抱怨的，這個時代給文學期刊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問題是我們是不是準備好了去抓住改變的時機。

天南地北

走哪兒吃哪兒

冰凌

新疆素有「瓜果之鄉」的美稱，民間有個經典段子，對新疆不同地區的不同瓜果加以概括：「吐魯番葡萄哈密的瓜，葉城的石榴人人誇，庫爾勒的香梨甲天下，阿克蘇蘋果頂呱呱，阿圖什無花果名聲大，下野地西瓜甜又沙，喀什櫻桃賽珍珠，伽師甜瓜甜掉牙，和田的薄皮核桃不用敲，庫車白杏味最佳，一年四季有瓜果，來到新疆不想家。」

新疆瓜果多，品質優良，在我國甚至在亞洲，都首屈一指。因新疆地處亞歐大陸的中心，是典型的大陸性氣候，乾燥少雨，而高山冰雪融水卻非常豐富，很利於農業灌溉，特別是日照時間長，日夜溫差大（平均日夜溫差十一攝氏度—二十攝氏度以上），這些獨特的地理氣候條件非常有利於瓜果作物的生長和瓜果糖份的積累，因此，新疆的甜瓜、葡萄、杏子、大棗等瓜果含糖量極高，營養成分也極豐富。

葡萄在新疆不但產地多，產量高，品質更是沒得說。入秋以後，從烏魯木齊到吐魯番，從北疆到南疆，無論哪個城市哪個村鎮，只要有商販，必定有賣葡萄的。吐魯番一帶，葡萄園十分密集，滿眼綠籐纏繞，葡萄長廊下墜滿珍珠般的葡萄，一串串晶瑩碧透，一粒粒皮薄肉軟，汁多味甜。以前吃得最多的新疆葡萄是無核白，在幾百、上千公里以外吃，和站在葡萄架下現摘現吃，味道的鮮美程度是截然不同的。第三次來新疆，正逢葡萄大量上市的季節，以前吃過的無核白、美人指、玫瑰香都顧不上了，我把「木訥格」吃了個夠。木訥格，維吾爾語意爲「晶瑩剔透」，又名冬葡萄，原產地在阿圖什，後來在天山南部，塔里木盆地邊緣各綠洲均有引種栽培，尤以阿圖什原產地的木訥格品質最佳。阿圖什地曠人稀，無工業污染，是帕米爾高原上的一塊淨土，堪稱種植葡萄的世外桃源。加上木訥格是一種晚熟的品種，果實生長期長，除了皮薄、口味甘美的特點，個頭比無核白要大許多，果肉厚實得可以切片，口感棒極了。每到一地，晚餐後我都會就近買上幾公斤，洗淨晾乾，留着第二天走一路吃一路，如此美景美食享受着，眞是樂不思蜀呢？

鮮葡萄上市在七月至十月間，其餘時間只能吃葡萄乾。葡萄乾像葡萄一樣，味甜，且價廉物美，到烏魯木齊的果品市場去轉一轉，葡萄乾的品種非常多，最常見的是無核白，因其無籽，最適宜晾製葡萄乾。葡萄乾是用特殊方式晾製成的，在吐魯番地區，隨處可見土塊砌成的四面通風的花格建築——蔭房，利用穿透蔭房的熱風，自然晾乾的葡萄乾，果粒色澤鮮艷，食之酸甜可口，色味俱佳，堪稱「中國綠珍珠」。在吐魯番還見到一種很特別的葡萄乾，叫「樹上乾」，熟了的葡萄不摘，任其自然風乾，味道更加濃郁，不過，甜得有些吃不消。

新疆的甜瓜種類很多，聽得多吃得多的要數哈密瓜和伽師瓜。隨行的司機一再說：哪兒的特產就在哪兒吃，這話一點不假。長途旅行中少不了多備點水果，尤其是在瓜果之鄉，又多又好又便宜，起初我們就在住處附近的果品市場買，後來聽從司機的建議，走哪兒吃哪兒，果然受益無窮：更新鮮更便宜，口感相差非常大。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在烏魯木齊買的哈密瓜，與在鄯善買的，吃起來就像是完全不同的品種。去喀什的路上，經過伽師地界時，在路邊廁所旁有幾個賣瓜的攤，司機勸我們買，我還着實猶豫了一陣。在城市以外，新疆路邊的廁所大多是旱廁，人煙稀少的地方，只有人用，沒有人清掃，一下車，臭味撲面而來，裹滿全身，瓜攤上蒼蠅起起落落，那場面相當噁心。但是，縣城離路邊很遠，方圓上百里都見不着個賣瓜的，想要挑個乾淨的純粹是做夢。再不買就離開伽師一去不回頭了，沒轍，屏住呼吸買了兩個。夜宿賓館時，洗淨了剖開一嘗，太爽了！這輩子都沒吃到過的這麼鮮美的瓜，恐怕以後也沒機會吃到，除非再去伽師。

古稱龜茲的庫車被稱作「白杏之鄉」，五月底去新疆正是白杏上市的時候，我以前沒吃過杏，不知會是啥味道，第一次吃它只是淺淺地咬上一小口，先用舌尖嘗一嘗，原來那滋味跟我喜歡的李子、布林差不多，纖維少、汁液多、果肉厚、甜味濃，連着吃了二、三十個才煞住嘴。小白杏的香甜充滿口腔，滲入脾胃，很是過癮，離開新疆前又買了兩箱，帶給杭州的親戚朋友品嘗，沒有不誇讚的。錯過吃鮮果的時節沒關係，加工過的果脯、杏乾、杏包仁都是不錯的選擇，我特地挑選了南方見不到的「樹上乾」，又叫「吊死乾」，即在樹上成熟後自然風乾的杏，雖然相貌不如鮮果漂亮，味道一樣受到吃貨們的好評。

紅棗又是新疆瓜果中的一絕，品種大致有喀什棗、阿克蘇棗、哈密棗、和田棗、若羌棗五種，其中又以哈密大棗、和田玉棗和若羌對棗最爲出名，喀什和阿克蘇棗品種多，但主要以駿棗、灰棗爲主。新疆的紅棗有幾個特點：一是果實飽滿，皺紋較淺，捏在手裡感到果肉很厚實，不會一下捏到核。如果果肉乾癟，皺紋很深，捏一下就能捏到核，就絕對不是新疆的紅棗。二是個大皮薄無渣，個頭大的能和雞蛋近似，當然，不是所有很大的棗都是新疆棗，有些棗通過嫁接，個頭能長得像小蘋果一樣，但是味道很淡，能吃出果渣。三是味道很甜很醇厚，不帶一絲酸味，綜合營養價值高，相對價格也高。一路下來，不管是哪個品種，也不管產自哪方土地，走哪兒吃哪兒準沒錯，外表再髒再醜味道都很棒。

經過庫爾勒時，看到滿大街都是賣香梨的，不過都號稱是「庫爾勒母梨」，問是什麼意思，誰也答不上，不知道和香梨的維語「奶西姆提」、蒙語「開地姆」有沒有關係。見我削梨皮，司機連忙糾正：庫爾勒香梨就是帶皮吃的。照他說的做，果然，果肉細嫩得連皮吃都嚼不出渣。更有趣的是，司機特地交代我：不能洗啊！洗了吃要拉肚子。

阿克蘇是一個瓜果飄香的城市，因地處高海拔區域，晝夜溫差大、光照充足以及採用冰川雪水澆灌、沙性土壤栽培等特性，使蘋果的果核部分糖分堆積成透明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糖心」紅富士蘋果。當地把蘋果採摘時間嚴格控制在每年的十月二十五日之後，生長期得到充分延長，盡可能多地汲取了大自然賦予它的天地精華，從而汁多味甜，酥脆爽口，香氣更濃郁，深受各地消費者的青睞。

素有「石榴之鄉」美稱的葉城縣，地處南疆的崑崙山北麓，地理條件非常適宜石榴的生長。甜石榴單果最大的每個重達〇點五～一公斤，果皮鮮紅耀眼，粒大多汁，甘甜清口。走二一四國道，經過皮山縣尼亞勒姆鄉時，必定會看見緊靠公路的一處賣場，十幾個攤位一字排開，賣的全是清一色的石榴。面對大小不一的石榴，維族大哥用他生硬的漢語告訴我們：這是爺爺，這是爸爸，這是兒子……說得我們直樂，他也做成了買賣。上了車，我立馬揀個最大的剝開，一粒粒地往嘴裡送，司機又笑了，說：哪有這麼吃石榴的？你就大把往嘴裡塞，連籽兒一塊兒吃。照他的話試了試，眞的很爽，只是原來一個能吃上幾個小時，現在十來分鐘就消滅了，早知道這麼不經吃，應該多買兩箱帶上。還有個吃法更懶更方便，在大點的城市，街頭都有賣石榴汁的，搾石榴的工具擺在石榴攤旁，現搾現賣，絕對新鮮甘醇，不摻一滴水，汁液紅亮剔透，看着都養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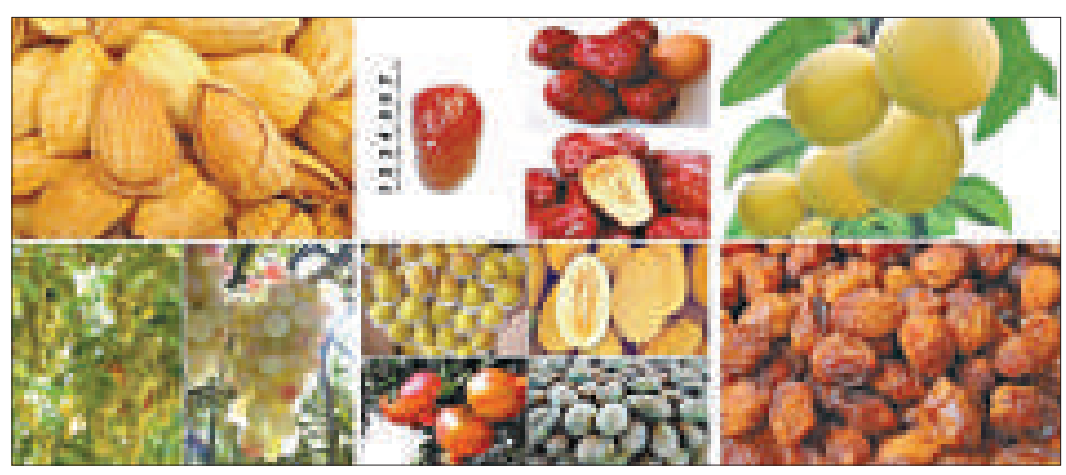
巴旦杏是喀什的名貴特產，也是維吾爾族群衆非常珍視的乾果，常用它待客贈友，還把它的圖案繡在衣帽上，雕刻在建築物上。巴旦杏屬落葉喬木中的桃類植物，它的果肉不能食，但果仁香甜可口，營養豐富，在喀什的維吾爾醫藥中，百分之六十的藥裡都配有它。喀什巴旦杏遠銷國內外，在國際市場乾果交易中售價很高。

還有一些當地特產沒吃過，什麼「樹上結的糖包子」——無花果，什麼蟠桃、核桃、蜜桃，什麼櫻桃、桑葚、烏梅，什麼沙棘、沙棗、海棠果，只能統統留給想像了。

只在新疆呆了三十多天，更多的地方沒有走到，更多的美景沒有看到，更多的美味沒有嘗到……

得到，是幸福的；

期盼，是美好的。



誘人的新疆瓜果　　冰凌圖

留學歸來一二三

段懷清

文化什錦

清末中西交通初開，西學一時亦盛於士林。然留學者中良莠不齊，而中學者中，亦多有因不曉西學而有偏見者。彼時畢竟中學、西學尚未眞正進行對話交流，且尤乏兼通曉中學西學者，故中學者睥睨西學者、西學者忽視中學者比比皆是。倘若彼此互有偏見者驟逢，不免生發出一些故事。

《汪穰卿筆記》中有此類故事三，摘錄如下，獲可供一覽。

其一云：某君由外洋歸國，其衣飾總不免略有洋貨。某京卿年老盛氣，高踞首席，席間多詆諆語。某君循後進之禮，不敢報以謾語，惟與同席賭欽，以冀消此時光。乃京卿愈唱愈高，忽言於衆曰：「我不解何以立一外務部？亦不解何以外部冠於各部之上？」同席一人答之曰：「各國君如此，不得不爾也。」京卿怒愈甚，曰：「都是一般賣國奴做成如此境地，外國列為第一，我偏列在第十，有何不可？吾不解一樣好好中國人，出洋歸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討厭萬狀。」時某君亦薄醉，尋思若以世界大局言之，則此老不可理喻，不若以最陳腐之言駁之，或可制勝。起立執觶，進於京卿之前曰：「先生請飲此杯，某有以相告。如言之不當，願受金谷之罰。」京卿含怒飲畢。某君曰：「某出洋數年，堪以庸陋，絕無新學識可貢於先生之前，惟外部列在第一，中國古來如此，非新法也。」京卿怒曰：「古時安有外部？」某君曰：「嘗讀《論語》『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知當時是外務部第一，禮部第二，兵部第三。」合席哄笑，京卿亦無詞而退。

其二云：或留學歸，一舊友過之，主人望見其以紅紙為名刺，曰：「腐敗」；又聞其尚操鄉音，曰：「大腐敗」。頃之客外入，甫欲揖，忽反身走。主人大怪，呼之不返，則追出詰其故。客曰：「吾之候君，以君不腐敗，欲相師也。乃君於腐敗之本根全未改換，吾無用君，故走去。」主人怒詰其說，客曰：「吾以君出洋數年，必伐毛洗髓，大改面目矣。乃觀君之面猶黃而不白，君之目睛猶黑而不藍，髮則黑而非金黃，何足為我師？」主人始知適間無禮之言已為客聞，亟請罪，曳之復入。

其三云：前有初歸國之留學生，偶過其舊同學，其人貴矣，闔人入復出曰：「主人方有重要之事，若無他故，請以異日來。何如？」此人莊其容曰：「吾之來，固有極要之事相白，且關貴主人之生命。」闔人聞言皇然，入即倉促出，言主人已在客座相待。既入，主人不及他語，即問何事，曰：「頃聞有將發炸彈者，將以君為目的，故不敢不告。」主人恐甚，已而淒然曰：「吾職非重要，且未嘗開罪於若輩，何致有此？」曰：「吾聞發炸彈者，必以重要人為目的，而尊處之闔者乃動謂君有重要事，實慮惹起炸彈，故不敢不告。」主人聞其語，方申適之飾詞相拒為非理，亟改容謝之。

上述故事三則，言留學歸來者，亦莊亦諧。亦有記錄官員因公出洋，醜態盡出者。《汪穰卿筆記》中錄有一則。其曰：

有醉心歐風者，事事步趨，惟恐不似。嘗奉差出洋考察，在船室中以食飽故，氣下注將泄，某極力忍之，遣譯員問人曰：「外國人放屁是怎麼放的？我好看樣。」

崇洋媚洋，以至於斯。